

中华儿女著

# 东南间谍战

民报社出版

# 東南間諜戰

中華兒女著



女間諜一個個混進城去

從戎之士，運其機巧，展其毅力，殺敵誅奸，用彰大義，凡此偉蹟，均錄其實。

——卷頭小語

# 東南間諜戰 目次

西湖誅巨寇

杭州第一任偽市長何瓚授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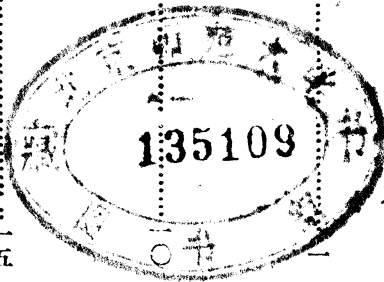
撲殺偽黨第一人

杭縣偽黨部特派員沈凱成伏誅記

普陀血祭

鋤除定海偽政府首要丁紫垣

東南間諜戰 目次



城站殺豺狼.....一八

小籐三郎之死

血濺鴛鴦湖.....三一

剷除嘉興偽知事沈翰卿

小鋼丸運回敵骸.....三七

狙殺佐籐師團長經過

活擒的兩個.....三〇

一個是桐鄉偽知事金啓雲

一個是敵嘉興諜報站偽主任柏綏之

槍中替死鬼……………三六

崇德僞知事王幼垣漏網

僞稅務主任王元亭伏法

擊斃了殺人魔王……………四〇

僞杭嘉湖剿匪指揮官汪鞠誅滅

# 風物志

民俗學，民族學，史，社會史  
文化史，社會史  
集刊

顧頤剛 主編  
婁子匡

每冊定價國幣二千元

內載顧頤剛，羅香林，婁子匡，王興瑞，鄭師許，屈萬里，黃芝岡，樊縝，胡耐安，孫福熙，岑家梧，李友邦，于飛，李禹，汪祖華諸氏專著，並刊珍貴銅鋅圖版多幅。

把皖南新四軍叛變的前因後果，襯托出當時前線青年在頃英魔掌中一個個倒下去的憤怒情緒之洩揚。



# 叢刊

漫話中共  
雲天作  
是中共理論策略的批判集。  
從馬克斯全部理論，到中共近年策略，作純客觀的總批評。

每冊定價國幣二千元

戰時新進文藝家  
白盾第一  
寫實的中小篇小說



## 西湖誅巨憝

### 杭州僞市長何瓚授首

深秋的山村，落葉散滿了邱谷，充分地顯出秋的肅殺，好似一柄銳利的劍，割過長天。

山村裏，奉到主腦部底命令，大意是：

——我們底失地上不容許敵兵的長佔，更不容許漢奸們的出生和長成。杭州，是東戰場重要的據點，現在敵僞政權却慢慢地建立了，我們要破壞它，我們要制裁附敵賣國的大憝，限兩個月內解決一個大漢奸。

鐵的命令使志士們肅然了，大家默默地想着：杭州誰是附敵賣國的巨憝？怎樣地去制裁了他？

縝密的、細緻的決定了制裁的對象，是杭州僞市長何瓚。



因爲何瓚雖是一個市的僞市長，其地位不及僞省政府的省長和廳長們，但是他底政治背景、地位、影響却都超越省級的傀儡，他如果和當時的浙江僞省長汪逆瑞團來比較，那是很明顯的何逆高於汪逆呢！

何逆底政治背景，是依仗着敵軍華中特務部長原田中將，汪逆却得不到敵寇直接的關係，還是靠梁鴻志、陳羣們的支撐。

地位在表面上看，何低微一些，但事實上浙西僞政的把握者，是敵杭州特務機關長蔭原，何與蔭原同爲原田所隸屬，凡是浙西僞政的設施，蔭原全和何逆商討，所以浙西的奸首與其從形式上看是汪逆，不如由實際上說是何逆呢！

再說到政治影響，汪逆發生的就祇是傀儡的形相，他每天抽的大烟，是敵底紅土，終日在雲霧裏過生活，足跡是幾個星期才到僞省府去，什麼事不管，什麼事不問，什麼事也不明瞭，確是傀儡典型的老到耳聾目眩的人，談不上因他而有什麼政治的影響；何逆却正年富力強，爲的是求僞職前途的上升，一忽兒說他將繼汪逆任僞省長，一忽兒說他將調升武漢任僞市長了，所以他是所有漢奸中最願做敵寇底鷹犬，而最賣力的一個，很早他隱居在莫干山，杭州未曾淪陷，他就往那裏組織僞維持會，對敵兵們是非常孝敬的，待敵蹄踐踏到浙西，他

就做第一任的杭州僞市長，那什麼重征捐稅、盜徵商貨、孝敬敵商、推銷仇貨、訓練漢奸、施打毒針、強制領用身份證等等，凡是敵人做不到的亡國滅種的有利於敵的事情，他都一件一樁樁的喪心病狂的來實施，所以在杭州陷落着的義民，都被壓迫着到了依從也不是，不依從也不是的景況中了。

一面還有敵寇們促成他政治影響的擴張，笑嘻嘻的說他確是漢奸的典型。

制裁他就是要消滅這敵寇的狗，民族的賊。

於是在前線成長了一班願犧牲自己爲國家誅逆的志士們。

甲把除奸的行動劃成了三個階段，第一個是訓練和偵察；第二個是輸送和潛伏；第三個是執行和擴大影響的階段了。

乙和丙在前方和敵後，依照行動的計劃，指導着督促實施。

丁負行動的任務，

戊負偵察的任務，

己負交通的任務。

祇有縱，沒有橫的關係，丁們戊們己們各不相識的各做各的事。

丙首先化裝進到杭州城裏住下，佈置好了幾處機關，和丁他們將要到杭州，必須做到的手續，回去時，正巧是乙在訓練丁他們「怎樣行動」結束了。

戊他們的情報，都由己他們的交通綫上傳來，供丁他們做參考。

於是丙領了丁他們進到杭州住下，每天祇是認明對象，調查他每天生活必經的地點和時間，決定怎樣行動的設計和準備，武器的運輸是最困難和危險的，丙和己用了很巧妙的方式，把武器運進杭州了。

從那一條路徑退出杭市，是不會碰到敵人的哨兵，不會碰到偽軍偽警的，丙全調查清楚而正確。

何瓚的形相，他底汽車，不，還連他汽車的聲號，一天的行跡，丁他們全瞭解得明明白白了，決定行動的時間在一月二十五日以前，地點在青年會旁邊積善坊巷十一號何逆的窩裏。

青年會的鐘樓像巨人一樣的矗立着，如果沒有那鐘樓上淡紅的燈光，差不多難以看出路邊還有幾株幽靈般的枯樹，寂寞地在冷風夜色中索索地抖着，突然鏗的一聲響，那巨大的鐘針剛剛貼準在「8」和「9」的兩個字中間，原來這時候，就是一月二十二日的下午八時半

接着一陣熟耳的汽車聲進青年路來，原來了他們早在積善坊巷口靜肅地等待，大丁早在路口放着流動哨，二丁聽到汽車聲在房裏的床鋪上跳起來，三丁四丁也都同樣的緊張，大家底心都跳得很快，血，沸騰燃燒，大丁嚴肅地進來，沉着地立下命令：

「出動迅速！」二丁底嘴一張撲地把洋燭吹熄了，八條腿敏捷地輕步出門，大家都向積善坊巷行進，看見那汽車放射出兩道光耀的雪白的燈光剛剛打熄，原來那車子待何瓚下車，進到屋裏去了，只看穿着短衫褲體格高大的汽車夫，接着下車，跑到牆角止扭開褲子想要小便，大丁偷偷到他身後伸出一隻結實的手，把他底領口一把抓住，鐵拳一轉，捫住他底喉頭；一手拔出手槍，對準他底腦袋說：

「不准動！來！跟我走！」一把扭進了鐵門，二三丁也閃電似的躍進了鐵門，四丁隨手把鐵門關上，手持木壳鎮守大門。

衝進屋去，走出兩個武裝的偽警，和偽市府的男女職員，男僕一共二十幾個人，二丁把槍和手榴彈一舉大聲的說：

「舉手！別動！誰動誰就死，我們是來殺何瓚的，與你們無關，大家識相都進房間去！

他們都舉起手來，奔進一間附近的平房去。

三丁挺胸持槍，上前解除了偽警的武裝，偽警們很輕鬆的解除了，在原地坐下，有人想從後門逃命，二丁喝住。

「後門有人把守，誰出去誰會被打死！」

他們面面相覷，索索發抖，大丁拉着汽車夫，也推進這一間平房。

四丁嚴密的守候着那些人和大門，大丁帶了三二三大踏步向裏搜索，走過一排平屋，一堵高牆就迎面擋住，牆頭上濃糊塗地聳出一些樹枝來，高牆下有着一對腰門，大丁們按着它們偵察所得的路線，走進門去，裏面就是五層大廈，電燈的光亮，照如白晝。首先看到一個大漢，見到丁們，就急促地向第一層大廈跑進，大丁立刻追上了何逆的保鏢大漢，到一間精緻的飯廳，二丁底槍口對準大漢，他馬上面泛青色舉起雙手不敢動彈，大丁那火紅的眼睛，朝裏一掃，看到何瓚正下了大衣、呢帽，掛在架上，傭人端上煙、茶，他左手夾着香烟，右手拿起茶杯，要喝的時候，大丁猛烈的似暴雷的對他喝了一聲「命令！」

碰碰碰碰，四粒要他性命的子彈，活潑潑地鑽進何瓚的背部和腰部，他跌跌衝衝的避到

他妻的後面，站不住，倒在地上了。大丁怕他死得不甚乾脆，再上前去把槍口近對何逆底頭顱，碰碰二槍，結果了敵寇的狗，民族的賊。

三丁底火眼中見到餐廳裏，女的、小的是何瓚底母妻妾女子，圍坐在圓圓的餐桌上，在等待着何逆同桌進膳似的，槍聲一起，全廳喊的、叫的、號的、哭的，暴風雨一般的嘩叫起來，三丁也怕何逆回生，就向大丁二丁打一招呼，拉出手榴彈對準何逆擲去，只「轟」地一聲霹靂，但聞哭號喊叫和炸聲都寂靜了，燈光人影和彈火都消黯了。丁們輕輕地吐了一口鄭重的氣，從容地退出餐廳，越過靜得死一樣的圍牆，來到四丁的附近，四丁知道凱歌回還，於是打開大門讓大丁二丁三丁一個個的出門，自己尾隨最後，又把槍枝實彈，在青年會門口分兩路在夜的都會中安然退出市郊。

事後差不多過去三刻鐘，敵兵偽警方才到何逆的家去察勘，敵酋和傀儡們，因為不知道我軍突擊範圍的大小，所以怕自己會跟着何逆而傷命，不敢外出，儘在電話總筒裏調集滬杭綫、京滬綫、杭餘綫、杭富綫、杭州外圍的寇兵，到杭州城裏來，指揮偽軍偽警們在各城門搜索着行人。

當夜兩點鐘過去了，杭市和西湖騷動着敵偽的汽車，直到天明，敵兵底探照燈，雷射到

西湖高山叢林中，爲的是敵酋在恐怖的心理下，還發着獸怒，責成敵僞軍警限三天內破案。

結果，敵憲兵隊已經禁閉着無辜老百姓五六百人，他們都是過了半夜還沒回家，在西湖邊市場上遊夜的無辜者，據說連第一任維持會會長謝虎丞也被拘禁着，老百姓是一個個的嚴刑拷打，得不到一絲兒破案的線索，甚至南京的敵僞還派遣敵軍要員到來偵查，各人也是空手的回去報命。

原來志士丁們在執行任務以後，分成兩路，在市內行走，還是平靜無事，他們跑上西湖的高山巔的松林中，拿槍枝當枕頭的在林中休息，敵兵的探照燈雖會照着丁們睡覺，可是這地點，敵人是從未到達的，丁們泰然的睡到微明，再走他們的回程，太陽剛出到山崗，志士已經宏然歸返防地，又行走了幾天的路程，回到那清秋的山村，向主腦部報告屠狗的經過。狗究竟死去了沒有？

己們早在敵僞軍警緊閉城門三天挨戶搜查的嚴重空氣下，混進了城，在任何的一角，大家都在傳誦這神化的打死何瓚的故事，己們更調查得仔細，把何逆受刺後送到敵人的醫院不治，又送到廣濟醫院不收，抬到市立醫院斃命的詳實的情報，傳給內轉到山村。

確確實實的於廿八年一月廿二日下午八時半在西湖殺死了瘋狗。  
山谷中傳出了洪亮的壯烈的冬夜的突擊的勝利之歌聲。





## 撲殺偽黨第一人

### ——杭縣偽黨部特派員沈凱成伏誅記

從汪兆銘反叛、變節、事仇，一面南跑北跳的想籌組偽中央政府，一面又偷天換日的要成立偽中國國民黨。

廿八年八月底，在上海舉行了所謂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僭竊了黨的名號，替黨的敵人活動運用，除非是丟了良心的漢奸，誰不痛恨這喪心病狂的錯極了的舉動。

於這個時候，在上海敵區中更成立了浙江偽省黨部，還想在浙西組織各縣偽縣黨部，每縣派一個所謂特派員，籌備偽黨部。杭縣成立了浙西第一個偽黨部，沈凱成是浙西活動的第一個偽特派員。

沈凱成是何等樣人？

他是浙江杭縣塘棲人，年紀二十五歲，浙江省立工專畢業，上海大學肄業。在民國十七八年的時候，曾經擔任杭縣七區黨部，直屬第五區分部常委和執委。二十後以後，又任滬市八區黨部常委和吳淞小學校長。當上海戰事發生，淞滬還沒放棄，他就慌忙的棄職逃回塘棲老家去。敵人竄到塘棲了，他就做漢奸，替敵人幹了許多害國害人的事，又做塘棲僑商會的第一商業小學校長，欺騙人家，掩飾自己，把名字改做「沈萍」。汪兆銘召開的偽六全大會，偽浙江省黨部也在上海召開的各縣僑特派員會議，他想自己過去是黨員，那年十月初，第一個就跑到上海去投機。開會以後，第一個回到塘棲成立杭縣僑黨部，他現在偽浙江省黨部委員躲在上海，沒有到浙江以前，在浙西做第一個替汪逆吶喊的人，有誰相信他，但是當地的民衆，誰都受到他沒有廉恥，爲虎作倀的苦痛。

中國國民黨有着鐵的紀律，要制裁這叛黨禍國的奸徒。

我們敬愛的志士，所以也看中了他。

一個未暴發的壯舉，在壯嚴肅穆的會談中，詳密地計劃了。奔流的熱血，燃燒着他們每個同志的心靈，他們決定了進行的步驟，分配了各人的任務，果敢斷決，黨的有力的制裁，將仗着他們來執行。

廿八年十一月底，志士甲化裝了一個鄉下人，帶了一位小同志，特地跑到沈逆辦的商業小學去，假意說他底孩子要進學校念書，和沈逆見面了，那時明知還沒開學，不必給小同志入學，可是沈逆底長短胖瘦漢奸相，却給甲看得清清楚楚。

甲回去告訴乙和丙，要怎樣怎樣的做，乙和丙都化裝，從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，整整半個月，偵察沈逆的行動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偵察得很清楚了。報告了甲，甲仔細縝密的研究，立刻很有把握的決定計劃，開始執行。

命令乙攜帶木壳槍負責撲殺。

丙備手槍在小學的外面把風。

丁帶手槍在退路保護。

甲自己在附近親自指揮。

十二月十四日晴明的早晨，志士們個個精神抖擻，抱着「有我無敵」的決心，把槍枝運進敵寇佔領着的塘棲鎮，馬上按照計劃分工合作，各做各的事。乙來到學校的近旁，正要衝到校裏去，不想迎面來了一個人，抬頭一看，不是別的，就是那個漢奸——沈凱成。

乙一看到，心想他是自來送死，赤紅的眼盯住了仇人，上前一步正想拔槍射擊，料不到

有一列敵兵，遠處巡邏過來，乙快縮回了手，機智的向沈逆喊道：

「喂！沈先生，想不到在這裏碰到。」

沈逆抬頭一望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問道：

「你是誰？」

乙笑着說：「你忘了嗎？在上海我們會見過，這裏不好談，到學校去談可以麼？」

丙遠遠的在坡上望到他們兩人的談話，摸不着頭腦，心裏焦悶極了。

沈逆疑惑的問乙：「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乙看敵兵已走去不見，放下臉道：「到什麼地方去，要上鬼門關去！」話未說了，一隻手已拔出木壳槍，對他一扳——「碰」！一聲響，子彈已經射穿了沈逆的胸部，他慘叫了倒在地面亂滾，乙又對準他底頭顱，發了二槍，紅白的腦漿流着，手足也不動了，他這一條「賣黨求榮」的狗命結果了！

丙看到乙把任務達成了，飛快的出走鎮頭，乙也就跟着從另一路綫退出，丁也一路保護着他回來。鎮上鬧得蕩好恐怖，順民紛亂了。敵兵也大批的趕到，想圍着逮捕我們的志士，可是志士們早已遠行高飛，回到指定的安全地點了。

偽黨的奸逆們！聽到了這第一個子彈撲殺了第一個到浙西活動的漢奸，滿身出着冷汗，一天數驚，誰也不敢出外活動，祇怕的會做被撲殺的第二人。

沈凱成是浙西活動的第一個僞特派員，志士們不願遺留黨的恥辱在浙江，把他撲殺了，捷報傳到後方，大家都高喊：

「中國國民黨萬歲！」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

## 普陀血祭

——鋤除定海偽自治政府首要丁紫垣記實

遼遠的黃海之濱，舟山羣島的南端，是佛國又是勝境普陀的縣城——定海。

定海，在浙江極東的島上，水產都從那裏打撈來的，而且又是甯波到上海水行的要口。海的圖畫中的一切，在那裏全都俱備得豐饒。

敵人早想吞沒這豐饒的島，費去了幾倍犧牲的代價，在廿九年六月二十三那一天強佔了！我們吸住了敵寇底海軍第二艦隊的陸戰隊，敵酋來島茂雄、境野藤佐、山田謙吉分別佔據着定海沈家門和岱山。

在定海淪陷以後沒幾天，敵酋就四處張羅不列正直的人士當傀儡，祇有一位行將就木的前清七老爺丁紫垣，祇有他願意塗粉敷墨的登場組織偽自治會，敵人要他怎樣做，他就怎樣

做。是禍國、是殃民，他全不顧到，他所顧到就是怎樣能使來島、境野、山田這些鬼子們開心。

丁紫垣年紀七十八，排行第七，人家叫他七老爺，據說他在前清中過舉人，在山西、在定海都做過知事，因為他有這麼一段腐爛的歷史，敵人就利用他先做定海縣偽維持會會長，八月一日，改任爲偽自治政府的會長，把定海的幾十萬漁民的生計打斷了，把安定的海面、擾亂得驚駭極了。

愛國的三民主義者，是不肯輕輕放過這一罪大惡極的奸人的。要痛痛快快的打死他，在普陀這勝景中來血祭抗戰裏流血的民族英雄們。

定海是名實相符的孤島，四周有敵底第二艦隊圍得緊緊地。島的面積小，人口少，是一個單純的所在，再加敵僞們爲了怕死，警戒是好森嚴的。志士們的跨海登島是一個難題，還要衝進城去潛伏着，更要運了武器安全的經過敵僞哨線，真是最不容易的。但是志士們意志是鋼鐵般的堅決，即使難關重重，他們全都安逸的渡過了。

勤好的陣容擺開在危城中，指揮者甲，決定一切的佈置，志士乙丙，潛伏在丁逆住宅後門守候，等機位就執行，丁化裝好指示目標，戊守候西門接應，已在北門掩護出城。每天七

時、下午四時於對象進出偽政府的時間行動，在丁逆後門附近地帶，用鐵棍刺刀撲殺這老不死的奸逆。以這個簡單的決定完成艱難的任務。

刀光劍影在三月二十日的朝晨，光亮的烟燦，在島的城中怒吼了。

甲親自渡海指揮，面授機宜。天光微熹，乙丙也都分別化裝好了，拿鐵棍刺刀，到預定地點潛伏，戊和己也分路到西北門靜候信號。乙底手錶上正是七點半，丁逆緩緩地由後門出來，向着決定執行的路綫慢慢走來，丁馬上指示目標，乙立刻奮身跟去，追上幾步，舉起一尺五寸長短的鐵棍，猛力的向丁逆頭顱打去，這昏老的漢奸立即倒在地面，頭南足北，乙再打四棍，白的腦、紅的血，汨汨的流了，丙怕這奸人死裏回生，再把刺刀刺進他底咽喉。大家丟了化裝外衣，飛也似的衝出城門。事後三個鐘頭，志士們從容渡海，携着手回到出發的場所，快談着這一事件的成功。

敵人們擰着矇忪的眼，漢奸們跳着畏死的心，城門緊閉着，交通斷絕了，挨戶的搜索，機槍的掃射，敵會撤職，增派敵艦，拿戒嚴來鎮壓人心。

這正是浙西敵寇爬登錢江南陸佔領蕭山的時際，轟然的在浙東海面完成了血的祭禮，使敵僞們底心在永恆的驚惶。





## 城 站 殺 豺 狼

### ——小藤三郎的死

杭州憲兵副司令小藤三郎，是四十餘歲，肥胖白淨，看去馴良得像婦人似的一個文人，他說話非常細膩，帶着顫動的音樂也似的聲調，誰都不會相信他是管制着整個杭州市的敵軍最有權威的一個軍官，他的司令部是駐紮在「旗下」，而他自己却是住在西湖飯店。

二十七年十月間，我方工作指揮者，却在那裏安排了一個陷阱，伺候着擒捉這狐狸也似的狡猾的動物。

是一個深秋的晚上，他——小藤三郎，在裏西湖和叫小杭州夫人的，在大禮堂跳舞得非常狂熱的時候，他所看見的祇是和織花似的洋溢着春色的女人，她底散披的豐潤的頭髮，飄拂在像透明的琥珀似的膚肉勻細的裸肩上，她的芬芳的口頰，竊走了他整個的靈魂，使他暈眩地要跌倒下來。誠然，至上的威力，造就了他攫住着一個少婦的機會，可是，那顆少婦的

心，這心却是從時代的霖雨中徐徐吐放的有力量的帶有着針刺似的花蕾，是吸吮着戰鬥時代的英精的槍炮也似的銳利的武器，的確的，事實證明了這個喧赫的武官，在別一個戰場上是勝利者，而在這裏却是被俘獲了，跳罷了舞，他決定要跟到她家裏去，於是一個工作人員打扮着車夫的立刻迎了上來，接住了他們，在小籐三郎，他所走着的，所夢想着的，都是滿開着薔薇花朵的大道。

車子到達了城站上羊市街×律師公館，這是小杭州新近租了的一所住宅，這是深遠而開廣的一座老式的大廈，他和她是被裝扮着門房的同志，迎了進去。這正彷彿是一種殘敗的歡樂，一只眼睛含着笑，一只眼睛就要垂下淚來，在結婚筵席上已奏着哀歌了。

小杭州夫人的房間，是這樣華美，一架輝煌的銅床，都麗的玻璃櫥和衣架，小籐三郎——杭州憲兵副司令陶然地由着她伺候着脫去了衣服，他躺在銅床上看着她替他整刷皮靴，嫵雅的四肢，柔輦宜人，他是像瘋癱似的醉倒了，他眯着眼睛，他的想念是這樣諧和、悠揚而輕勻。

甲、乙、丙，他們是早就布置好了，那床鋪下的後側面的板壁，原來被解開了的，活動地可以輕鬆的抽開，小杭州夫人坐在床沿上，俯首打開自己皮鞋上的帶子，篤的一聲，用高

跟皮鞋在地上故意一擊，這告訴他們是時候了，於是床底下的木板，給埋伏在鄰室的甲抽去了，接連地她又篤的一聲，乙和丙悄悄地爬進床底下，她俯身把一雙高跟皮鞋放在床下，立刻接受了他們送過來的一把刀子，她拚命揮刀向那臉上泛着紅潮的懷着幻想而微笑着的小籐三郎砍去，他痛極從床上跳躍起來，於是乙、丙都從床下爬了起來，把他擒住了，而一連的幾刀，把他砍爲數段，這樣地三個男女了却了堂堂的副司令官。

他們把他的頭裝入到肥皇箱內，仍舊用肥皇把牠掩蓋，用鐵釘把箱蓋釘住了，屍身丟在玻璃櫥內，外面并且加了鎖，他們忙了一個整夜，等到天亮，才把肥皇箱抬了出來，雇人力車，大家扮演着販賣肥皇的小商人，把他兩頭過江載運到了後方。

在三天之後，敵人發現副司令小籐三郎不見了，同時，小籐三郎所經手的一大筆金錢也被人偷竊了，敵人在報紙上登載着一則新聞「小籐三郎捲款潛逃」。



# 血濺鴛鴦湖

——剷滅嘉興偽知事沈翰卿

八月二十三日之晨，在朝曦微漾，曉色欲滴的己村，有一條蚱蜢小舟，從楊柳四拂的碧色河道上，慢慢地划近岸來，有四個英氣勃勃扮着莊稼漢模樣的人，都從船頭一躍而上，便是那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不久，四個人都坐在己村旁的庚家裏，緊張地輕聲地討論着一個問題。

——我們怎樣去殺沈翰卿這一個可惡的漢奸！

× × × × × × ×

經過了嚴密的討論，與周詳的計劃，決定了各人神聖的任務：

——甲負運械，護送同志，管理經費；檢查同志勤惰，並在城外附近隨時指揮督促的責

任。

——乙負保護執法人員，保管進城武器的責任。

——丙負指認目標，監視對象行動，運械進城；掩護同志及嚮導的責任。

——丁負誅殺漢奸的責任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當乙偕同丙、丁向甲告別，鎮靜地、沉着地、嚴肅地、向着甲道：「班長！一句話拜託你轉陳上峯；請好好地照顧我的老小。」

「放心！放心！現在正是我們靈效黨國的絕好機會，我慶祝你們一定能夠順利地成功回來，共進一杯凱旋之酒！」甲勸慰着他們！

「我是準備犧牲的！不成功，我沒有面目可以再來了！」乙堅決地說。

我們都是準備犧牲。願意犧牲！丙和丁異口同聲，慷慨激昂地說，甲感動得流下淚來，是充滿同志熱情之淚，看三個青年大踏步向嘉興城前進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現在，這三個青年，都已在嘉興的城中出現，丙訪城裏潛伏着的戊，把乙與丁送進××

店喬裝了夥計，立刻又去找房子，第二天——八月二十九日——房子找到了、於是又把祕密的機關，也建立了。

一把三號木壳槍，二枚手榴彈，在甲的保護之下，運到近城的××，由乙等用一擔青菜從城外挑到機關來，這些武器，立刻給放進預先弄好的牆洞內，更把衣樹遮蔽了。

於是大街小巷，常常有着丙他們的足跡，每人都用兩只靈敏的眼的鏡頭，把左右進退的路綫，清晰地攝進腦裏。

每個人都暗暗地摩拳擦掌，要攫取一隻野獸——沈翰卿。

但是那個沈翰卿，却不肯輕易跑出那所掛着五色旗的偽公署的門外，他的神經給各地的屠狗空氣刺得發痛，把他的脚死死地釘住在偽署裏，而且，貼鄰的敵宣撫班，有偏門可以偽公署進出，他把牀鋪也放進敵宣撫班，而宿在那裏了、對他下手的機會，簡直渺不可期。

氣候却突然激變，有整整五晝夜的暴風雨，在嘉興城裏橫掃直掃，掃得天翻地覆，動魄驚心，似乎象徵將有一幕轟轟烈烈的偉舉，要在城裏出演一樣。

九月一日，晴了，跟着風雨之後的悶熱，火一般在城中燃燒着，這天下午的兩點鐘，沈翰卿的燥急不適和不甘寂寞的心，迫着他帶了十三歲的兒子，抹着一頭臭汗，挺胸突肚坐了包車，丁丁噹噹地出了偽署，經過美街，西埏橋、薦橋街、而到了東門的日新浴室，要洗他一個骯髒之浴。

守候在偽署前的丙，他那兩隻眼，狠命的釘住那車的雙輪，看他一路滾到日新池的門前，忽然停止，只見沈翰卿等洋洋地走進去，旋轉身來，丙三腳兩步，却又從容不迫地、興沖沖地奔回機關去報告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木壳槍和手榴彈又給丁等從牆裏請出來，只有五分鐘的光景，這三個青年已經徘徊在沈逆歸途必經的西埏橋畔，用弧形的路線，前後守住，更用神妙的暗號，互相保持聯絡。

差不多過了兩個鐘頭，才遠遠看見坐着沈逆父子的包車，還加上了偽警察所長，偽公署書記，都坐包車拉來了，大家都緊張起來，丁底眼射住車，看車輪滾到西埏橋畔，車夫俯身要拉上橋去，甲一跳，躍到車旁抓住車，大聲向戴着白草帽的沈逆喝着道：

「你是沈翰卿麼？——好！」

沈逆驚愕地回過頭，丁已一手拔出木壳槍，對着他的背心，手一扳，碰！

「丟你媽的！」喝一聲，只聽沈逆張大了嘴，喊了一聲「啊唷！」頭就倒在肩上，彈從他背上穿胸而出，射進他兒子的背部，也伏了下來，那個所謂警察所長與書記，都跳下車拼命逃，橋上和橋畔的行人，起了一陣騷動，四散奔避開去。一片紛亂與喊聲，丙見目的已達，手一舉，丁就跟了丙向北朝下塘街跑，橋畔剛有一個敵軍，騎了自由車來，丁用槍一幌，嚇得他趕忙把車進一個小轉灣，拚命踏車逃去。於是丙丁兩人，捷步而走，在禪杖橋却竄出兩個偽警，迎面攔住，丁迎面向他們猛叱一聲：「識相！」手一推憤憤地瞪了他們一眼，揚長地過橋，一路如入無人之境，從容地向北麗橋東首的秀成橋破鐵絲網下鑽出，兩人將衣服一拍，回頭向嘉興望，望不着了，傲然地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！

乙一路就跟着丁和丙遠遠在後保護，卻碰着兩個武裝憲兵，由西向東而行，他閃電一般地躲進附近一個破屋。當夜色沉沉人聲寥寂時，他在西門跳下水，游泳到城外來。

甲、乙、丙、丁在預定的辛村會面了，甲熱烈握遍了每個人的手，張大了幾夜沒有睡的眼，興奮地說：「感謝總理在天之靈，你們成功了！」



「這是黨國的成功！」丙說。

丁把木壳一揚，孩子似的向甲道：「還要請你再瞧第二個哩！」

×

×

×

×

×

劇滅嘉興偽知事的一幕喜劇——血濺鴛鴦湖——就此閉幕。



## 小鋼丸運回敵骸

### 狙殺佐藤師團長經過

國軍六十二師於二十七年三月，衝過錢塘江，經常在浙西游擊區和敵人作着血肉的拚鬥，當時，他們的配備，在京杭國道以東，鐵路以西一帶地方，配置着正規軍，鐵路以東一帶，散佈着游擊隊，在游擊區內，他們以排爲單位，構成火綫網，等候敵人踏進了火綫網，就給他們一陣猛烈的襲擊，他們在那邊已作戰六個月了，大小戰爭，平均每三天，發生一次，而其間最值得使人注意的，便是沈蕩之戰，狙擊了敵中將師團長佐藤的壯舉。

佐藤師團長正在杭州、嘉興、各縣檢閱部隊，他是那樣地被敵人歡迎着、擁戴着，到處訓話，到處嚴厲地指出使敵人折服的軍事上的缺點，所有的「皇軍」軍官都是那樣莊肅地聽從着他的意見和命令，他像暴君一樣的有權力。的確的，在彼時彼地擠滿着至高無上權勢的，祇有這巍巍軀幹，在胸前掛着琳瑯燦爛的勳章的他了。

在沈蕩檢閱的時間裏，忽然他奉到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的命令，要他於九月初趕往上海，出席華中軍事會議。他是那樣興匆匆地在八月二十九日清晨坐了汽車要趕往海鹽乍浦，那裏小鋼丸已駛進杭州灣，停泊在乍浦海面，「迎迓佐籐師團長、九月一日四時航舶上海。」艦長小山少佐奉命在艦上恭候着。

汽車一起是三輛，前一輛是壓道車，後一輛是載着護衛的官佐士兵，中間一輛佐籐和他的高級隨從員，那條公路在兩天前已禁止行人通過了，兩旁特別地戒嚴着，不能容許誰走近那裏。

八月二十七日，駐留在沈蕩附近的六十二師游擊部隊，見到路旁的戒嚴情形，他們以為敵人又有甚麼事件要發生了，也許又將計劃舉行什麼掃蕩。二十八日夜，他們才從沈蕩探知確實消息，說敵人有着一員大官將於明日黎明時經過這裏，這大概又是什麼親王之類的了，這一支游擊隊，他們很想策劃一個奇蹟似的舉動，他們想埋置一批爆炸彈在路上，可是公路又防範得那麼嚴密；因此，他們就決定分派五十名弟兄，守候在距沈蕩約摸有十里的地方，而另派五十名勇士，挾帶大量手榴彈，伺候在路的南端，這兩批弟兄，都潛伏在離公路約有三里的地方，他們約定着在五時，疾衝公路，用刺刀把哨兵刺死，而停留在路側守候着，同

時，絕對避免有什麼聲音的發生。

廿九年上午六時另三分了，佐籐的三輛汽車疾馳過來，第一輛過去了，第二輛過去了，那守候北端的弟兄看到最後的一輛汽車駛來，他們太心急了。劈拍地鳴起槍來，於是這最後一輛折回了逃返沈蕩，而第二輛汽車開足馬力，繞出壓道車先駛，壓道車停了下來，裏面躍出四五個敵人，回頭迎擊，以阻擋我軍的追擊第二輛汽車，豈知我潛伏在南端的五十名射手，一聞槍聲，即以手榴彈向汽車猛擲，佐籐所坐的那輛車子被炸毀了，於是在公路上就表現了雙方短兵器的激戰，而沈蕩那邊很迅速地開來了大隊敵人，我軍以任務已達，即向路西撤退，敵於附近搜索之後，也不急急追趕，他們檢得了佐籐和他們隨員的殘骸，另有一輛汽車把他們載送到了乍浦。

晚霞映照在泛着白浪的海水裏，散發出碎金似的鮮豔的光輝，小鋼丸正向着上海開駛了，雖然引擎的聲音那樣喧鬧，然而大家是在沉默着，小山少佐今日迎接的祇是佐籐師團長的殘骸。



## 活擒的兩個

一個是桐鄉縣偽知事金啓雲

一個是敵嘉興諜報站偽主任柏綏之

「到前方敵佔點綫中，狙擊大漢奸，確實比較在後方槍決那些敵人派來偵察軍情的小漢奸，痛快而更有意義。」志士甲提出主張：志士乙却還想進一步地：

「去敵軍事警備區域裏，活捉幾個大漢奸到後方來，拿活的醜態宣露在民衆眼前，那比較更意思，更痛快。」

下面是乙親手策劃執行的兩件事：

一件活擒桐鄉縣偽知事金啓雲的事，是驚人的發生在王店。

王店是滬杭鐵路上重要的大市鎮，屬嘉興離城僅祇三十多里的地方，因為敵軍防我在鐵路南北的游擊部隊，去包抄杭州，奪回嘉興，王店却把杭州嘉興啣接着，所以在軍事上也是一個重要的據點。在交通上也活像人的咽喉，因此在那裏敵人駐守着的，差不多有一個大隊，有時還不祇此呢！

王店又是路南北交通必經的要口，從桐鄉、崇德、德清南來，由海寧、海鹽、平湖北去的人，全要通過這地點。

廿八年的五七，就在這裏，志士甲和乙活擒了從嘉興將去桐鄉路經王店歇腳的金啓雲。

金逆祇有廿五歲，桐鄉濮院人，過去在嘉興辦報紙，參加過桐鄉縣抗敵後援會的工作。

他是最奸詐的一條毒蛇，平時敲榨勒索，當地人沒有一個不恨他，他底抽大煙的癮很大，一天要抽一兩土，整天生活在雲霧裏。自從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那天桐鄉被敵人佔據後，他喪盡了天良，組織所謂維持會，自任會長，過後偽省府命令將維持會改組偽縣公署，他就做偽知事。直到二十八年三月，偽民政廳派王逆晉笙為桐鄉縣偽知事，他便戀戀不捨的去職。四月裏他又做桐鄉偽禁煙局主任，顯然地，以這個烟鬼來「禁烟」是一場喜劇，名義上

是一個禁烟機關，實在是公開賣土的鋪子，所賣的全是敵人的紅土。

以後，因為我軍圍攻桐鄉，王晉笙驚慌棄職潛逃，金啓雲趁這機會活動，又重做了桐鄉縣的偽知事。

五月六日下午，他從嘉興到王店，一下車就去訪問偽鎮長兼警察分所長李逆貫軍，談了就賭，直到夜深，他到橋下的烟館裏睡着，金逆因為很知道王店敵軍戒備森嚴，以為安如山，那會知他底來蹤去跡，都給甲和乙偵察得清清楚楚。

五七的大清早，甲乙想要在國恥日洗雪中國人做日本人漢奸的恥事，預先雇好了一隻船，停泊在小河裏，九點半了，敵軍也巡邏過了，乙認為時機已到，要甲在金逆宿的烟館外面接應，自己隻身潛入金逆臥室，看見他橫在鋪上，吞雲吐霧，好不得意，於是乙誘他說：

「外面有省裏來的人拜望你，請你出去！」

他睡也沒睡醒，認為這是真的，一同出門來，一隻臂膀已給乙緊緊的抓住。甲見到，馬上跑來抓住他底生殖器，防他脫逃。冷笑的說：「不要倔強，識相點，要你去談談。」

金逆覺得情勢不對，不肯走，大聲喊着「救命」，乙舉手打了他一個耳光，他好像昏昏沉沉的，乙兩手把他抱住和甲拖到預僱的船上，他還要喊，路上假裝出和他相罵打趣的樣子。

，越過敵人的防綫，又把他底嘴捫塞了，繩子緊綁着，一個船娘划着槳兒來到桐鄉黨部裏，經過多次的審訊，在他醜行的地方槍斃他。

他有幾句供詞：

「生爲國家一份子，不能爲國效勞，而失身事敵，實屬罪惡滔天，萬劫不復。現在但求授以手槍，把自己生命毀滅，一槍對心，一槍對腦，以爲意志不堅決，腦筋不清楚者戒，並向本縣的同胞謝罪。」

是夠驚揚漢奸們的良心的招供。

第二件是海鹽大漢奸柏綏之的活擒。

海鹽在軍事地形上說，比不上金山衛敵軍登陸的平湖，京杭外圍的嘉興，和海寧那樣重要。又在敵人軍力不能再分散的泥淖中，所以海鹽還是我們底淨土。但是漢奸們身上的骯髒，却把它也弄得腐臭，這是浙西人最恨的。

——最痛恨的漢奸中之一，就是柏綏之。

他年紀五十一歲了。兩個兒子，兩個女兒都長大了，做過公務員，拿過生活費，他自己



是浙江三中畢業，在嘉興南京都担任公職，因為他底低能和奸刁，二十五年八月就掉了差使，回到原籍閒居，靜默的期待着事敵的機會，果然敵蹄踐踏到海鹽的地上，他鑽營，在沈蕩這鄉村中組織起海鹽縣偽治安維持會，担任偽會長，出了很多的佈告，趁火打劫，在混水裏摸了不少的魚兒，不僅自己，一家人連出嫁的女兒，也都做了偽官，合力搜刮民財，誰都緬想海鹽本來可以平靜的，就是他惟恐不亂，才使誰也不能安居下來，所以大家真是切齒的憤恨他。

他是一副十足漢奸相，平時儘穿着袍褂，頭上老戴着小紅結子的瓜皮帽，看到老百姓，就擺臭架子；望到敵兵們，比對奉迎老子還週到，因此敵會看上這小紅結子，聽說又祕密派遣他任偽軍特務部京滬杭繞綫報網的嘉興站偽主任，以後他的行蹤更神祕，常時偷偷的在嘉興，比在海鹽的時候還多些，更後他丟了海鹽的偽職，留在嘉興了。

口袋裏飽滿了搜刮來的錢財，貪婪的漢奸還是不知足，只要可以使自己富有的，柏逆任何勾當都會幹，他在嘉屬蠶絲區域內，真有辦法的勾結紀律差的游擊隊，一船一船去的是蠶絲，來的是敵貨，做了敵人經濟戰的先鋒隊，他是巧妙的膨脹了逆產。

志士就注意這條狗。

先將他底罪狀調查得清楚，又把他行動偵察得明白，那時正是七七紀念過了不久，志士們奉命去活捉這狗子。

這狗子鬼鬼祟祟的在滬杭鐵路沿綫偷偷地活動，隱住在嘉興新社寺這地方，那裏有敵兵來去的巡邏，有時却也有駐防的。志士甲化裝了到鎮上，把地形和路綫看到熟悉了，就是柏逆住宅中的一切，也瞭如指掌了，執行這一任務，全部佈置好了。

八月一日的早晨，甲帶了乙和丙兩人，像風駕雲馳的走到新社寺，走到柏逆家的門前，乙和丙留在門外守候着，一個備了一些棉花和繩索，一個拿了一只大米袋，鎮靜的在外邊行走着，甲一個人英勇無比的衝進門去，却巧柏逆跑出門來，就把他一把扭住，乙和丙見到了，跑向前去三人合力，神速地將他拖離市鎮，在一個僻靜的地方，先用棉花塞住他底嘴，繩索捆了他手脚，一個倒栽葱，把他裝進了大米袋，乙和丙分段的抬着走，甲化裝成活像一個米商人，慢慢地經過敵軍的哨位，柏逆活像是一條狗，有了嘴也不會汪汪的叫呢！

一天兩天的走來，解過錢江的南岸，在監獄裏病死了小紅結子的狗賊。



## 槍中替死鬼

——崇德偽知事王幼垣漏網

——偽稅務主任王元亭伏誅

崇德這個少人注意的縣城，因為他界於杭州和嘉興的中間，敵兵要強佔這據點、漢奸要搜刮那錢財，於是也就有更多的人關懷它。

那裏的大漢奸，就是偽知事王幼垣。

王逆幼垣，年已五十四歲，是一個狡猾的老狐狸，單以他底妻妾來說，大小有七個之多，大婦和諸妾，在杭州分居，他自己和年只有十九歲的小妾跟幼孫，同居在崇德城裏，崇德失守了，他一面靠着浙僞省長汪瑞閣的親戚關係，一面在老臉上裝騷，向敵兵們慫恿地獻媚

，於是崇德偽縣知事的一把狗皮交椅，就給他坐上了，從此他造了不可勝數的事仇虐民的罪惡，搜刮了不可勝數的民脂和民膏。

志士們奉命先進行調查，再把他鋤除。

先說調查來的情報，王逆的私邸是在城中太平街，東向的一座寬大樓房，貼鄰就是偽警察所，有偽警六十名，同一條街上的農民銀行駐有敵兵約二百多名，和他家相距不過五六十米突，附近還有偽縣公署。地理環境就是這般的。

王逆有保鏢跟着來去，還有侍從不離左右，老是蟄伏在崇德這小小縣城裏，絕對不下鄉去，連杭州也怕在中途危險不敢去。

在這樣困難的環境和事實，去撲殺這漢奸，志士們是不畏艱險的。

二十八年四月間，志士甲嚴肅地接受了神聖的鋤奸的命令，他就潛入了崇德縣城，佈置行動時的各項手續，在幾天之內辦理完畢了。又把城廂環境和出路，視察清楚了，王逆底日常生活和作息狀況也完全偵悉了。二十七日志士乙奉命也到崇德去協助，到了三十號，志士丙也把武器運進縣城去，等待着機會，就馬上執行。

這天是五月六日的下午四點多鐘，甲想法知道王逆在扶梯下一間房裏，和他底妻妾及一

鄰婦圍坐着雀戰，這是一個竊好的機會。甲立刻和乙丙，各藏武器，在五時二十分左右，趕到王逆底家去。第一個碰到的是王逆的侍從，他問來意，甲就出槍回答，他就嚇得靜默不敢動，乙留守大門，甲丙向裏行進，到那房裏，看見三個女人以外，一個男人依然在嬉笑中玩着竹牌。

甲跨前一步，左手把槍一舉，伸出右手，把那男子底臂膀緊緊抓住，同時用槍口對準他底面孔，丙也持槍在傍監視，那時這四個男女，嚇得面呈死色，那男子顫抖着悲戚的說：

「你們要什麼？你們儘管拿好了。」

言猶未了，槍機板動，碰的一響，火辣辣的子彈，就在他的左眼旁射進，那漢奸的頭向右轉了一轉，接着第二粒子彈又射進他底太陽穴了，這時那男子就倒地氣絕。這時室內人聲喧嘩，紛亂逃避，王逆的保鏢聞聲趕來，看這一幕壯劇，嚇得回身想去拿槍對付，給丙見到，在後面立刻開槍打去，把保鏢打倒在地。

當時乙在大門守候，偽警聞聲發覺，趕來扭捕，乙把手溜彈一揮，把他駭退了。

志士們以漢奸已死，飛風似的向北門出城。敵兵偽警在後追來，三人早已去得很遠。城門緊閉，嚴密戒備。察勘出事地點，剛在被殺的不是王逆幼垣，而是偽稅務處主任王逆元亨

，原來甲去偵察時，王幼垣確在雀戰，去執行的時候，他恰巧煙癮大發，上樓去抽煙，他的姪兒王逆元亭，便打他礙牌，老狐狸和小狐狸一樣的胖，面像也差不多，年齡也相差無多，所以志士們進去下手，而給王幼垣漏了網，他的姪兒也就是爲他搜刮民財的好刁，王逆元亭伏誅了。

王逆幼垣，從此驚惶得不想做傀儡。

志士們卻還在摩拳擦掌的要除此漢奸。王逆幼垣自遭此次驚嚇後，足不出戶，曾向敵僞再三提出辭職要求，但均未獲准，過了不多幾時，傳聞他也跟着姪兒王逆元亭的死路，一步一步地行了去。



## 擊斃了殺人魔王

### 僞杭嘉湖剿匪指揮官汪鞠授首

汪逆鞠是長超部隊隊長李泉生的一個朋友，並且彼此間是有着相當的感情的，在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，他奉吳興敵酋命令由一個叫許柏生的領路，尋到長超部隊駐紮的地方，企圖來說降李泉生。

在長超胡家埭的一份農家的樓上，李泉生和汪鞠會見了，他們依然是那樣熱烈親密：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是不是呢？人總要看得透澈一些才是，誰不是掛羊頭，賣狗肉，咱們是自己弟兄，有話儘當直說。老哥，我最近在吳興城裏，知道你們將要遭受一個大的危機，所以特地趕

來看你，你可知道敵人是預備好了七十條小汽艇，一千五百名士兵，而且還配合着大量重兵器，他們決心準備着來消滅你們了。」

「唔，來消滅我們！他們也不知道要消滅我們多少次了。」李漫應着。

「可是，你們看，我今天這樣容易地會見了你，要是我對你有歹意，敵人也不是跟隨着我進來了嗎？所以我以為在現在第一要是保持實力，無論你在那一面都好，只要有實力，才好講話，因之，我勸你們，還得自己留意一下……」汪說得很起勁，但突然地停住了，眼睛在端詳着李泉生。

「嗯……」李點了一下頭，沉吟着。

「但是，敵人這次已是決心的要來消滅你們，老哥，不瞞你說，這次我參加了吳興的軍事會議，——可是你要明白，我不是投降敵人，我正是虛與委蛇啊，要是國軍打來了，我馬上會反正的！」

李聽了笑了起來：「所謂時勢造英雄；」他沒有說完，汪又搶下去說了：「你在此次會議中，他們說朱希部隊已消滅，現在非消滅長超部隊不可，老哥，我們不是很有交情嗎？所以我就提出李某是怎樣能幹，並且和我有怎樣的交情，因此，敵人也很有器重你，希望你參加



到我們那邊去工作，當然，我知道你是不肯投降的，我也不希望你去投降，只打算你能暫時受他們編制，騙得了些槍械銀錢，等待抗戰形勢好轉之後，再反正了來大大幹一下，老兄不是大大地成名了嗎？」他的眼睛死釘住李泉生。

「謝謝你的好意，不過我又怕着……」李故意吞吞吐吐地，汪以爲李心已動，所以又接上去這樣說着：「不，決不，你知道我現在擔任什麼啊，我現在是擔任杭嘉湖剿匪總指揮官。我騎的馬，是敵人賞賜的，每個月薪水四百元，川旅費一百八十元，現在他們要擢升我做蘇浙皖三省剿匪邊區指揮官，我尙如此哩：以你那樣有力量的人，老實講罷，你去受編，敵人是再歡迎也沒有的，他們決不會怎麼對你不起，要是有什麼，那邊有別的人肯過去了嗎！那邊也允許我三萬元給你們，如果你們肯認受他們編制的話……」

「三萬元，好大的一個數目！」李仰着頭望着烟煤薰得漆黑的屋頂，沉吟了一下，又接下去說：「那麼你究竟做過了一些什麼工作呢？」李問着汪。「我罷，開始是做長興夾浦維持會會長，後來在長興擔任縣公署警察分所長，升任偵緝隊長，剿匪指揮。現在杭嘉湖剿匪指揮官，不久要升任蘇浙皖邊區指揮官了，這次，我純粹爲了老朋友；所以起來，替你們開一條出路。」

「報告……」李泉生的兄弟來敲門了。

「什麼？」李隔着門板問。

「有警報，敵人來了。」

「大驚小怪！去通知中隊長，叫他把部隊準備着移動。」李還是沒有站立起來。

「沒有事的，不會的，我可擔保，即使敵人來了，有我在，我也可擔保你們平安無事。」

「汪拍拍他自己的胸膛。」

長超部隊是移動了，汪翹、許柏生也跟着被移動到分金埭。

汪和許被安置於唐姓一份農家的樓上，李派了一班人在下面看守他們，同時不准他們上樓來。

汪冷落地等着李泉生，可是李再也不來，他要下樓來看李，又爲弟兄們婉轉地勸阻了。這時，他開始疑慮起來了，當他發覺樓下有這麼多的弟兄在談天說地的時候，他更感到恐慌，於是他決心要和許柏生一同逃走。

在十七日的晚上，他們乘着守衛們熟睡之際，悄悄地逃出了唐宅樓上，他們跑了半夜黑路，却依然不出五里之外，因爲這一地段，河港紛歧，沒有船隻是走不通的，等到天亮，他

們正想雇舟逃跑的時候，大隊長叫李志達率領了十幾個弟兄，飛奔着追來了。

「小汪，怎麼？到那裏去呢？泉生請你啊？」

許柏生祇是在發抖，小汪勉強笑着：

「我們在樓上太閉氣了，所以出來走走。」

「回去吧！我們還沒有和你談妥哩……」

他們一起走着回來，在路上，汪父和李志達談得很有勁，可是內容却完全不同了，而且有一些做作。

「敵人究竟是敵人啊！我看到你們的精神，真是佩服，我現在很懺悔，我要學你們一樣，跟你們一起工作，本來，我是來說你們假接受敵人編制的，現在我覺得也不對，我可以告訴你們，敵人的許多弱點，我可以領你們去攻打吳興城，包你們一鼓攻下。」

×

×

×

×

×

李泉生本來很想在汪那裏多瞭解一些敵情，實在太礙於好手太少，沒有人可以專門來對付他，並且敵人又時常來竄擾，不得不經常把部隊移動，所以既不能用全力來照顧汪和許，又怕着他們逃走後，把移動的情形，以及路徑等去告訴敵人，同時，在汪自己也了然於他們

對待他的情形了，一切他也都已防備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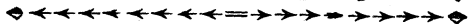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在他們的首腦幹部會議中，決定犧牲了友誼，把這一個累贅早日去掉。

於是就在十九日那天早晨，他們替汪和許拍了一張照片，當時，汪已經有些明白，但是他們告訴他，李隊長說過你們是朋友，可是現在，彼此都已成爲敵人了。李隊長爲了顧全友情起見，所以送你們回到湖州，可是又怕你們再來探聽消息，因此不得不拍這一張照片預備通知各部隊，如其你們下次再來，那一定很危險了。

汪還迷信着他們間過去的友誼，而許則已哭不成聲了，他們被人引導着走到長田圩上，弟兄們指示他們到城裏去的路徑，他們鬱悶地向前走，一個弟兄趕上去，在汪的腦後一槍，立刻把他擊斃了，許嚇得跪下來求饒，於是接連地打了兩槍也就完結了。

註：汪逆翹，是徽州人，已三代住居在長興夾浦，家裏開着汪德宣醬園，許柏生是吳興人，他在城內協太湖醬園當賬房，戰後逃在大滿洞庭西山，二十七年賣柴進城，就當了漢奸。

# 天綸綢布號



★ ★ ★ ★ ★  
 綢緞布疋  
 ★ ★ ★ ★ ★  
 應有盡有  
 ★ ★ ★ ★ ★  
 定價公道  
 ★ ★ ★ ★ ★  
 與衆不同  
 ★ ★ ★ ★ ★

地 址 羊 壩 頭

經售各國新藥

承接日夜配方

△△秋風送爽

△△最宜服補

康胖清魚肝油 ↑

↓ 補品之王

效力比衆偉大

杭州中法藥房經理

川

杭

高義泰綢布號

\*\*\*\*\*

◎	◎	◎	◎	◎	◎
◎	◎	◎	◎	◎	◎
◎	◎	◎	◎	◎	◎
◎	◎	◎	◎	◎	◎
◎	◎	◎	◎	◎	◎
◎	◎	◎	◎	◎	◎
◎	◎	◎	◎	◎	◎

\*\*\*\*\*

地 址 羊 壩 頭

922.8505/453